

卿须怜我我怜卿

红楼梦诗词的绝代美丽和忧伤

苏缨 毛晓雯 著



闭目聆听那残漏，你的形容清晰可见
这一夜，焚尽诗篇，依稀远去的，还有你木石的誓言
我思你，三百六十个日夜，目光中，无言
这一年，收葬满地的落花，心怜你，还有我无尽的爱恋
这一生，我们无缘，卿怜我，我便还你一世的泪

卿须怜我我怜卿

红楼梦诗词的绝代美丽和忧伤

苏缨 毛晓雯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卿须怜我我怜卿：《红楼梦》诗词的绝代美丽和忧伤 / 苏缨, 毛晓雯著. —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 9

ISBN 978-7-5057-2797-7

I. ①卿… II. ①苏… ②毛… III. ①红楼梦 – 古典诗歌 – 文学欣赏 IV. ①I207. 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2728 号

书名 卿须怜我我怜卿：《红楼梦》诗词的绝代美丽和忧伤
作者 苏缨 毛晓雯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规格 787×1092 毫米 16 开
14.25 印张 15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797-7
定价 26.8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1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序

1

为苏缨这本新书作序，于我而言既是一件高兴的事情，也勾起了一丝怀旧的甜蜜与忧伤。

苏缨是我读南大时的学妹，当时我们这些中文系少不更事的女生，尤其是《红楼梦》的书迷们，也有样学样地弄了一个海棠诗社，像大观园里的姐妹们一样，或命题限韵，或即景联句，虽然都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纪，却也一个个忙不迭地献愁供恨，好不热闹。

这段日子，是我大学生活里最美的一段回忆，甚至比恋爱的故事更让今天的我回味与追怀。

记得当时，苏缨是诗才最敏捷的一个，让我又羡又妒。后来才知道，她生长在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就被父亲逼着背诗词，背韵谱，记古音，学平仄，完全是一套不合时宜的古代教育。

但每次说到这个话题，苏缨总是带些恨恨地说，正是这样的家教，把她的数学搞得很滥。当时我只觉得，她之所以这样讲，完全是为了安慰我们。那时候看老版

的电视剧《红楼梦》，我们都说是苏缨该去扮演黛玉才对。

陈晓旭的表演，把黛玉小性、刻薄的一面表现得过于突出了，却没有演出原著中黛玉的灵气、仙气和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看上去更像一个小家碧玉，不像一个自幼便接受琴棋书画教育的贵族女孩子。

但苏缨真的很像，不过，也只有我们诗社里的这些姐妹才这样觉得。也许是先入为主的原因吧，我们这些人里，读《红楼梦》最少的也把原著通读过两遍，所以很难接受任何其他形式的改编作品，总觉得无论何种样式的改编，都远远传达不出原著所有的那分神韵。书中的那些女子，那些在传统世界里真实生活着的女子，真的很难被现代人恰如其分地表演出来；但当时学校里的大多数人，只看过电视剧而对原著从不曾通读一遍的人，却一下子就认同了电视剧的形象，聊起来时，反而对原著里的描写深感隔阂了。

不过，最让我感到不快的是，我们心目中偶像级的小说《红楼梦》越来越被庸俗化了。看看现在大片的周边出版物，尤其著名的是刘心武的那些论调，已经让我耻于承认自己是一名红迷了，觉得一旦承认了红迷的身份，无疑就把自己和三姑六婆画上了等号。也许有人会骂我故作清高，但我真的难过于一部自己如此倾心的作品被涂抹成了市井小民的嘴脸。

所以我好几次敦促苏缨也写点什么，但她一直在忙别的事情，直到最近才终于动了手。

这一本是苏缨写的关于《红楼梦》的第二本书，上一本是《王国维论红楼梦》，是写给有一定基础的读者看的，而且我想姑婆们更关心的是诸如晴雯究竟有没有爱上宝玉之类的话题，不会有太多读者对文艺理论和纯文学有什么真正的兴趣，尽管这正是苏缨之所长，而这本书清新易读，把焦点锁在了《红楼梦》的诗词上，比上一本好看得多了，年轻的读者该会喜欢。

当然，我这么讲，苏缨怕是会有点郁闷。苏缨这几年出过好几本书，

通俗型的《纳兰词典评》和《纳兰容若词传》（与毛晓雯合著）很受欢迎，但拿出真才实学的几本，如《诗经讲评》《人间词话讲评》《唐诗的唯美主义》（与毛晓雯合著）反而应者寥寥。有趣的是，《诗经讲评》原名叫《诗经古义辨正》，出版社为了怕吓跑读者才改为现名；《人间词话讲评》原本有个副标题，叫做“从德国古典美学到中国传统诗论”，出版社出于同样的考虑，一字不留地删掉了。但即便这样，仍然没能救回多少市场。想起大学时代各诉理想，苏缨说她将来想做一名自由撰稿人，自由自在，天南海北，但我觉得这个职业有点不适合她。

回想起来，在我们的学生时代里，苏缨的文章很受追捧，但这事我是很后来才知道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熟，而是因为她爱用男性笔名，文章写得颇有侠气，而且擅长条分缕析，全然不是小女子的口吻。然后，在彻底地捉弄过我们之后，她才道出真相，而那时候，隔壁寝室的一个女生竟然已经暗恋上写文章的那个才华横溢的“他”了。

毛晓雯也是一个我很欣赏的才女，她和苏缨的合作可谓珠联璧合。我喜欢她们的《纳兰容若词传》，更喜欢她们的《唐诗的唯美主义》，尤其喜欢她们一本仓央嘉措的传记——这本书其实是她们合作的第一本书，太见才情，太见功力，但由于某种深刻而可想而知的原因，怕是永远也无法面市了。作为这本书稿的第一名读者，我既感到莫大的荣幸，也深陷于莫大的伤心。这复杂的滋味，也许哪天我会写一篇《思旧赋》之类过于简短的小文来记述一二吧。

2

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来说，古典作品总有太多的隔阂。我身边的不少女孩子都是把《红楼梦》纯粹当作一部言情小说来看，或者干脆就放过原著，只把电视剧改编版当成日韩偶像剧的中国古装版。这在我看来，

多少有一些暴殄天物的伤心。

如果有一点传统文化的素养，无论是读《红楼梦》还是读其他的什么古典小说，获得的乐趣完全是不一样的。就像大观园里的姐妹们，她们玩猜谜，玩联句，乐不思蜀，如果她们当中的某个人穿越到了现代，一定会寂寞得要死，因为太难找到玩伴了。

就我所知，甚至连许多吃古典文学这碗饭的人也很难作她们的玩伴，但苏缨一定可以。若论诗歌，我所见过的现代人写旧体诗，或多或少地总能看出是现代人写的，但苏缨写出来的总能把我骗过，让我误以为是哪个古人的作品。她的语境完全是古典的，像她这个人给我的感觉一样。

所以我总觉得，苏缨生活在现代，也有一点暴殄天物的意思，她就像大观园里的一个土生土长的角色，真不应该匆匆地走了出来。

想起大学时代，大家讨论《红楼梦》里的诗词、对联、谜语，我们都很爱听苏缨来讲。那时候当真觉得，至少要像古人一样，读过他们的种种必读书，想像自己生活在他们的世界里，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和各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读起古典作品来才越有意思。连带着也感觉到，虽然《红楼梦》只是一部小说，但对于现代的普通读者来讲，确实有大量的注释工作要做。

举一个例子好了，在第五十回里有这样一个桥段：

李纨因笑向众人道：“让他自己想去，咱们且说话儿。昨儿老太太只叫做灯谜儿，回到家和绮儿、纹儿睡不着，我就编了两个《四书》的。他两个每人也编了两个。”众人听了，都笑道：“这倒该做的。先说了，我们猜猜。”李纨笑道：“‘观音未有世家传’，打《四书》一句。”湘云接着就说道：“‘在止于至善’。”宝钗笑道：“你也想一想‘世家传’三个字的意思再猜。”李纨笑道：“再想。”黛玉笑道：“我猜罢。可是‘虽善无征’？”众人都笑道：“这句是了。”



这样的谜语一定不适合我们现代人来猜，首先谜面就有点费解。什么叫“观音未有世家传”呢，“世家”是说一个家族世代相续，《史记》里边就有“世家”这个体例，所以，这谜面的意思也就是说，观音菩萨没有子孙后代繁衍下来。

谜底要打“四书”里的一句话，这倒不难为大观园里那些十几岁的女孩子，却足够难道现代社会里相关专业研究生之外的几乎所有人了。

湘云猜的是“在止于至善”，这是《大学》里的一句，意思是臻于善的极限。观音菩萨救苦救难，说她“止于至善”倒也不错，却没扣上“未有世家传”这几个字。湘云莽撞得可爱，所以宝钗笑她“你也想一想‘世家传’三个字的意思再猜”。

黛玉猜“虽善无征”，她猜得对，大家也一下子全明白她猜对了。但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黛玉为什么猜对了，却非得有一番解释不成。

“虽善无征”出自《中庸》，本义是说先王的遗教虽好却无从征验，而“征”字还有一层意思，古人婚姻之约有“纳征”之礼，大约相当于今天的聘礼。观音菩萨是出家人，所以虽然哪里都好，却没人向她求婚，自然也就不会有子孙世代相传了。

解到这里虽然已经十分有趣，但还只是表义罢了，以曹雪芹构架情节的功力，不会弄出太多纯为趣味的闲笔，而书中的诗词、对联、谜语等等，往往也有谶语的作用，或是巧妙的影射，暗示着相关人物的命运与结局。

出谜语的李纨青春守寡，在第四回的描写中，说她“虽青春丧偶，且居处于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不问不闻，惟知侍亲养子，闲时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这确实够得上传统所谓之“善”了，但看太虚幻境里唱出她一生的《晚韶华》曲子：“镜里恩情，更那堪梦里功名！那美韶华去之何迅，再休提绣帐鸳衾。只这戴珠冠披凤袄也抵不了无常性命。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须要阴骘积儿孙。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昏惨惨黄泉路近！问

古来将相可还存？也只是虚名儿后人钦敬。”再看十二金钗正册之判词，说她“桃李春风结子完，到头谁似一盆兰。如冰水好空相妒，枉与他人作笑谈。”这所谓钦敬与笑谈，在多大程度上呼应着“虽善无征”这一玩笑般的叹息呢？

原著里边，黛玉猜出了谜底，大家说了一句“这句是了”，这个桥段便揭了过去，可是，对于现代的读者，却不可能像书中人物一样，一下子就会心一笑，这就有注释和解析的必要了。常有一些自负的读者标榜读古书（无论诗词还是小说）不看任何评注，甚至任何评注都没有存在的必要，虽然我相当欣赏这些人的勇气，但像我和苏缨这样读过古典文学和文艺理论专业的人，反而从未在任何一个本专业同学的身上见识过这样的勇气。

月亮的确直截了当地挂在天上，可是，对于许多人来说，一根指向月亮的手指终究是必不可少的，而这本书恰恰就是这样的一根手指。

3

知识有许多用途，其中之一就是祛除无知。

关于《红楼梦》，甚至关于许多的古典文学作品，流传着太多无知的见解。但往往这样的见解看上去大似真知灼见，又最能贴近普罗大众的心，所以反而以假乱真了。孔子有句话说：“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

正是出于恶紫之夺朱的考虑吧，所以在大侠乔峰身边，阿紫始终不能取代阿朱的角色，而这样的角色取名真是很好的隐喻，就像《红楼梦》的风格一样，这又是需要解读的地方。

一种很流行的谬见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存了传诗的意图，所

以《红楼梦》里的诗词在相当程度上是曹雪芹自己跳脱出来的创作，它们表面上是黛玉的诗、宝钗的诗，但实际上也是曹雪芹本人的诗。

我见过不少把《红楼梦》诗词当作曹雪芹本人的诗词创作来作解读的，但从文学意义上来说，即便曹雪芹真是这么作的，《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了，因为这显然破坏了它的整体性，“丘壑浑成”的境界从此荡然无存。

苏缨对此作过一些很有必要的引述，譬如启功先生论《红楼梦》里的诗，说：宝玉作的，表现宝玉的身份、感情。黛玉、宝钗等人作的，则表现她们每个人的身份、感情。是书中人物自作的诗，而不是曹雪芹作的诗。换言之，每首诗都是人物形象的组成部分。

冯其庸先生也说：《红楼梦》里除“满纸荒唐言”一首是曹雪芹自己的诗外，其他都是为小说故事而写，更多的是为小说的人物所作，是曹雪芹创作小说人物的手段之一。

这都是很精当的见解，而如果反过来，如果《红楼梦》的诗也能清晰地指向曹雪芹的话，那么《红楼梦》也就不是一部浑成之作了。

这样的意见，对于那些存有纯粹的文学兴趣的读者来说本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识，只是在如今这个谬见流行的大众传媒时代，确保常识已经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情了。正如哈耶克的经典课题“为什么总是最坏的人当政”，或许哪天我们也应该研究一下“为什么总是最没见识的见识流行”了。

苏缨曾对我说，写通俗文字最难的就是守住常识的底线。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惊人的观点，不知道她做得怎样呢？

刘星

2010年7月



目 录

【卷一 黛玉的诗】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 2

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 / 10

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 / 14

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 / 21

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扣东篱 / 25

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音 / 29

篱畔秋酣一觉清，和云伴月不分明 / 33

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 / 36

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 / 45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 / 50

【卷二 宝钗的诗】

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 / 60

怅望西风抱闷思，蓼红苇白断肠时 / 64

诗馀戏笔不知狂，岂是丹青费较量 / 69

桂霭桐阴坐举觴，长安涎口盼重阳 / 72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 / 77

【卷三 湘云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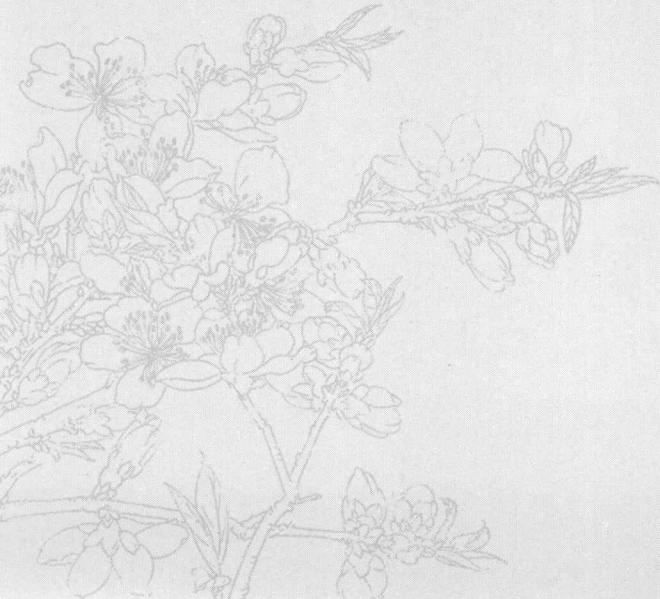
神仙昨日降都门，种得蓝田玉一盆 / 82

别圃移来贵比金，一丛浅淡一丛深 / 93

弹琴酌酒喜堪俦，几案婷婷点缀幽 / 96

秋光叠叠重重，潜度偷移三径中 / 100

岂是绣绒才吐，卷起半帘香雾 / 102





【卷四 宝玉的诗】

酒未开樽句未裁，寻春问腊到蓬莱 / 106

恒王好武兼好色，遂教美女习骑射 / 115

芙蓉女儿诔 / 124

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芰荷红玉影 / 133

你证我证，心证意证 / 137

霞绡云幄任铺陈，隔巷蟆更听未真 / 141

【卷五 其他】

疏是枝条艳是花，春妆儿女竞奢华 / 152

桃未芳菲杏未红，冲寒先喜笑东风 / 159

白梅懒赋赋红梅，逞艳先迎醉眼开 / 162

赤壁沉埋水不流，徒留名姓载空舟 / 164

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 / 173

漢苑零星有限，隋堤點綴无穷 / 176

月挂中天夜色寒，清光皎皎影團團 / 180

一夜北風緊，开门雪尚飄 / 186

三五中秋夕，清游擬上元 / 197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 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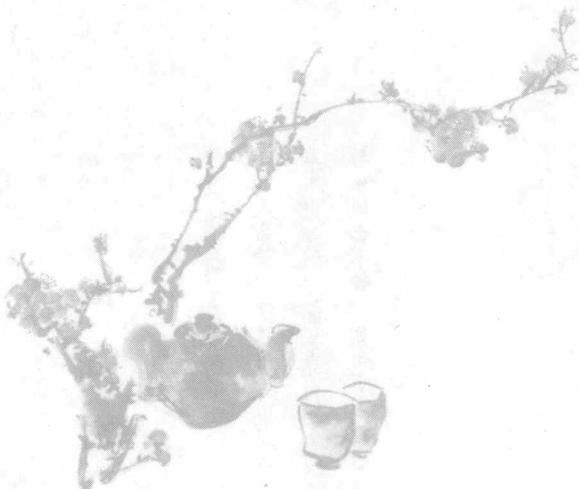


卷一・黛玉的诗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毬。飘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

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葬花吟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着处。
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
柳丝榆英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天闺中知有谁。
三月香巢初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
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已倾。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愁杀葬花人。
独把花锄偷洒泪，洒上空枝见血痕。
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
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

怪依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
 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
 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
 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
 愿依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整部红楼，这是第一首让人哭出声的诗。

在青春埋葬青春，任花颜埋葬花颜，这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深沉、更刺骨的伤呢？

荷着花锄的颦儿，眉间微蹙的女子，每一念及这样的场景，那弱不胜衣的身体仿佛就要委蜕成濛濛的红雨，在“花谢花飞飞满天”的弥漫宇宙里和开的花、落的花、飞的花、葬的花一起，如一面一尘不染而又纤薄如纸的镜子，在心爱少年的心尖被哗啦啦地打碎了。

那碎片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她的影子，藏着自己的影子，在等待爱侣抱紧的时候任它刺出艳红的、浓烈的血。痛，便真痛；爱，便深爱。这是我们得自《葬花吟》的所有，美不够美，在你面前任你眼睁睁摔碎的美才是真美。

是的，美永远伴随着毁损，正如轻盈的花永远伴随着污浊的泥，正